

读与书，温润半生路



母亲

钱首慧

又是一年母亲节。提笔时，蓦然忆起五年级那篇获奖作文《母亲》，文中写尽那个滂沱大雨的傍晚，母亲撑着伞接我放学，淡蓝的伞稳稳倾向我，冷雨浸透了她半边身子。在那句“阴雨肆虐的世界里，我抬头，是一片明媚的天蓝色晴空……”的旁边，语文老师画了三个五角星，写满了表扬的评语。那时的我，年少懵懂，只当这一幕，便是母爱的全部模样。而如今，提笔竟有点彷徨，似乎回忆的场景稍稍淡了，而沉淀的情感却愈发浓了。

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，小学未毕业便因家贫辍学，泛黄老照片里那个曾代表学校参赛的女孩，眼里藏着未被生活磨平的光亮。后来我才懂得，那些未能实现的梦想，都化作了滋养我的养分，以最朴素的方式，为我铺就了一方安稳天地。

母亲用一双巧手，在烟火日常里织就了生活的美学。开春忙蚕桑、夏季种菊秧、深秋采菊花……幼时早春寒夜的灯光下，父母一起削桑条、理扦插，动作娴熟如行云流水，我和弟弟在边上看书聊天，那是年幼的我对勤劳和家最温暖的记忆。母亲爱花，儿时的老屋虽旧，却总是干净温馨，阳台上、院子里，月季、牡丹、凤仙开得热烈，葡萄架下的甜葡萄，是我童年最清甜的滋味。母亲的针线活远近闻名，各式花样的毛衣总能引邻里效仿，哪怕如今

带孙子，衣着也始终干净得体。她总说：“日子是自己的，不是给别人看的。”在母亲的优雅面前，自嘲生活精致的我，时常自叹不如。因为深知，我如今优越的生活是物质铺垫的，而母亲的优雅则是在三餐四季里自爱自律，于艰辛朴实中摸索出的“生活美学”。

生活的底气和勇气，是母亲播种的。记忆中，她早出晚归却从不怨艾，日子清苦却始终温柔坚定。高一军训结束那天，我委屈地抱怨太苦了，她笑着接过书包说：“军训肯定辛苦，妈妈知道，我们不是早就准备好了么。”一句话，是共情，是鼓励，也是信任，我的眼泪生生憋了回去。后来在警院军训两个月，脸晒得一层层脱皮，我始终未喊过苦，因为知道，母亲相信我肯定行。六年前，母亲大病一场，得知诊断结果的那个中午，她依然强撑着为全家做饭。而在面对一次次治疗的折磨中，我才明白，母亲的坚韧从不是伪装，是爱让她在任何境遇中仍努力为我们撑起一片晴空。我一直记得，镜子里的母亲擦着粉底问我：“脸色还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很好呢！”她笑着说：“那我们一起去出门散散步吧。”那个冬天的早晨很冷，但阳光依然不惧，透过云层丝丝缕缕照下来。

母亲的爱，从来不是单向的燃烧。她



大半辈子为家人操劳，却始终盼着我学会“爱自己”，成为自己的光。小时候，她把我打扮得清爽体面，长大后，她见我

不修边幅会笑着吐槽；她让我要学会自洽，允许别人的不认可，轻松一点；她说人首先要爱自己，才有爱别人的能力。漫长的人生里，我从她的眼神里、话语里，从未怀疑过，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儿。前两年，难得撇开孩子出门旅行，她比谁都支持：“去吧，快四十了，要多为自己活。”在夜晚的洪崖洞，我们视频，她指着夜景里的我，对小侄子说“姑姑好漂亮”，眼里的笑意，比自己出游还要明亮。她以最无私的包容，给了我自由飞翔的底气，让我能在广阔天地里，按自己的意愿活成喜欢的模样。

洛夫写母亲：“卑微如青苔，庄严如晨曦，柔如江南的水声，坚如千年的寒玉。举目时，她是皓皓明月；垂首时，她是莽莽大地。”

如今我也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，才终于懂得：年少时那场雨夜倾伞的温柔，不过是母亲漫长爱意里，最微不足道的一隅。而看够大千世界、走遍千山万水，却依然觉得，有母亲在的地方，才最安心。正如毛姆所说：“虽然向往自由，却总觉得，任何地方都不如陪在你身边踏实。”

曹志琪

从繁琐忙碌的派出所接处警工作，转岗到嘉兴大学梁林校区“校警驿站”，每天浸润在浓郁的书香氛围之中，曾经烦躁的心境变得安然沉静。教学楼内，莘莘学子埋首伏案、潜心向学，一届届学子来来去去更迭，恰似潮起潮落，生生不息；图书馆内书架林立、典籍浩繁，如果能置身于这清幽雅致的环境，择一本心仪的好书，静静品读，身心该有多么愉悦。

身处于这书香校园，不禁牵起了我尘封的求学记忆。出身于家境贫寒的农家，十年寒窗苦读，终得圆梦大学。读警校时，图书馆是最常驻足的港湾，摘抄美文精句，拼凑短文向校报投稿。没有闲钱享受杭城的美景，却可以免费在书籍的海洋里畅游。

工作后，闲暇之余依旧喜欢看看书，记录人生的感悟、读书的随想与生活的点滴。在笔墨文字间，享受着精神世界的欢愉，消解生活琐碎带来的焦虑与浮躁。这份与书相伴的从容，让我既感恩时代的馈赠，让我们拥有安心读书的机会，更感念自己年少时“我要读书”的执着，感恩父母省吃俭用，才让我一路走完学业。

幼年与文字的结缘，起于爷爷珍藏的一本《康熙字典》和一本中医推拿古籍。识字不多的爷爷，便是我的启蒙老师。爷爷几个子女的姓名中带有“福、寿、连、延”等字眼，名字里藏着期许与温情，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美好。父亲从部队复员归来，带回几本红色语录与《欧阳海之歌》等红色读物，潜移默化间丰富了我的词汇。记得小学时所写的《我的爸爸》一文，获评全乡小学生征文比赛奖项，奖品是一个崭新的铅笔盒和几支铅笔，那份喜悦现在仍记忆犹新。

真正学着遣词造句、落笔成文，是在警校的求学时光。我第一次在校报发表的是一首十余行的短诗，描写海宁观潮盛会的如潮人海中，那一抹坚守平安的橄榄绿。后来在校报编辑部汪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一篇篇诗歌、散文和宣传报道相继被录用。每月三到五元的稿费，补贴了贫困的生活，也让我有零花钱走进新华书店，购买心爱的书籍。

中年，是负重前行、身心疲惫的人生阶段，恰逢机缘结识了“南湖文学”公众号，我试着将童年往事、生活感悟拼凑成文，暗自立下“人生写满百篇短文”的心愿，希望在网络笔墨间，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印记。而后有幸加入大桥文化学会，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一次次采风相聚，以文会友、以墨结缘，让我渐渐地融入这片文学沃土，内心的浮躁也悄然被文字所治愈。

即将退休，回望过往，我对“读书”二字，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。阅读，是静心欣赏、汲取书中的养分，是利用闲暇碎片时光，与文字独处、与作者对话的美好享受；阅读时圈划金句、提笔撰写读后感、品评文章概要，便是对书中智慧最好的延续与传递。有作家说，好书本就是用来涂画的。哪天重拾旧卷，字里行间的笔墨印记，皆是时光留给自己的温情记忆。

将读过的书卷、见过的风物、悟透的道理，落笔为文，哪怕只是寥寥数语心得，亦是对所学所读的沉淀与消化。如今，我依旧朝着百篇短文的目标稳步前行着。自知文笔粗浅，拙作难登大雅，但每每看到短文发表，仍带给自己满满的动力。

读是输入，书乃输出，读与书，本来就是相辅相成、密不可分的。“读”“书”之间，藏着文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，更承载着精神文脉的赓续绵延。从经典字句中汲取成长养分，开阔眼界胸襟，体味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亦以书香丰润平凡的日常。我想，这便是读书最质朴，也最珍贵的人生意义吧。

喝杯咖啡

徐卉婷

那天晚上父亲回来得很早，心情也很好。“一起喝杯咖啡吧！”他低着头，专心致志地搅拌着咖啡。

“268、269……”我在踢毽子，已经连续踢了快300个了。明天学校“踢毽子大王”决赛，我想蝉联去年得到的这个称号。

“这杯给你，趁热喝。”父亲把一杯搅拌好的咖啡放在杯碟上。杯子和杯碟是一套的，是我们家最像样的一套茶具，翠绿色、瓦楞纹，像件艺术品，平时放在食品柜里当装饰。

“315、316……”去年我一口气踢了689个，大家已经收拾好凳子准备回教室了，临走发现竟然有人还在踢。

父亲开始做第二杯咖啡。他舀了一勺咖啡粉、两勺咖啡伴侣，又用手指夹起两颗方糖，多糖多奶，我喜甜就是随了他。

“357、358……”大家围拢了过来。本来只有两名裁判老师在给我数数，这下成了集体朗诵。我一脚踢重了，毽子往前方飞去，朗诵的声音便拔高了八度，下一脚往回一勾，把毽子救回来，声调又回调八度。还有人的脖子也跟着我脚上毽子的起落一伸一缩的。

父亲在搅拌第二杯咖啡了，“你快好了没，凉了不好喝。”他开始催促我。

“等它掉了就好。”我敛声屏气地答道，就像我每次问父亲什么时候带我去公园，他都说等这次出差回来就去。我嘴上说着“等它掉了”，其实我一点不想让它掉。我去年踢了689个，今年一定不能少于这个数，不然拿了“大王”也不稀奇。

“你这么喜欢喝咖啡吗？三天两头往小姑娘家跑。”父亲坐在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面前，耐心等着毽子落地。

那一年咖啡还是稀罕物。小姑娘结婚的时候新房子里买了一套，一瓶咖啡、一瓶伴侣、一盒方糖，这样完整的一套更是难得。我就老爱往她家跑。

父亲不提这个倒还好，他一提我就晃了神，脚上的毽子立马横着飞了出去。父亲端起咖啡递给我，我一个大跨步向前，脚尖堪堪够着。“512、513……”我大声数出来，示意还没结束。父亲重新把咖啡放回食品柜上。

比香味散得更快的是冬天的热气，原本被水汽模糊了的父亲的脸变得清晰，他笑咪咪的，像去年比赛时那位慈祥的裁判长一样，耐心十足地等我创造出一个新纪录。

“578、579……”踢毽子跟人生一样，每跨过一个危机四伏的坎，又能顺当很久。

“爸，你下次买，记得要多配一瓶伴侣、两盒方糖。”我找话跟他聊天。

“那伴侣和糖多出来了呢？还是凑不好。”父亲答道。

“也对，还是凑不好，597、598……呀！”大概是对我一心两用的惩罚，毽子上的垫片碰到了我棉鞋的金属拉链，毽子以猝不及防的角度和速度飞了出去，我挽救不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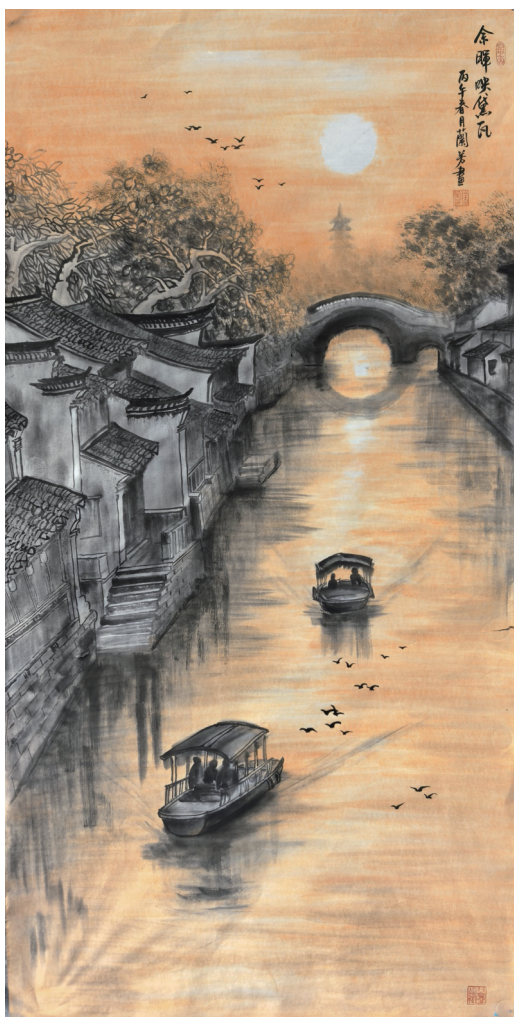
“咚”，毽子不偏不倚地落进了其中一杯咖啡，父亲也挽救不及。

我俩谁也没想到毽子会在“598”这个数字上戛然而止，更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戛然而止。剩下的那杯咖啡后来是怎么处理的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但我确定，那天晚上我没能和父亲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。

那以后，父亲又开始忙得不见踪影，我也很快去了市区读初中。我可能错过了这辈子唯一一次跟父亲坐下来喝杯咖啡的机会——在我12岁那年，为了一个“踢毽子大王”的虚名。



风华正茂
潘明



余晖映黛瓦
徐兰芳